



◎ 随笔

## 漂流惊魂记

杨徽

大巴载着戴着头盔、穿着救生衣、手执水瓢、脚穿塑料鞋的我们，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，徐徐前行。

右边是绵延的山，左边是曲折的河。右边及河道对面的山上古木参天，枯藤缠绕，灌木丛生，葱绿之中偶尔看见一树或黄或红的叶片，一个个或者一穗穗或黄或红的果实，显得格外刺眼。一声声、一阵阵或短促或婉转的鸟鸣，让那一片山林充满了诱惑。逼仄的河道里满是大大小小的圆溜溜的石头，河水基本干涸，只见一处处静静的积水，偶尔可见一丝丝缕而细的水流。这应该就是漂流的河道了，我想。

突然，前面的河道里的水汨汨流淌，河道中间的石头大部分被水流淹没。应该是上游的蓄水库坝开闸放水，为漂流做准备了。

经过蓄水库坝，来到一处宽敞的平地，大巴车便掉头，停车。全副武装的我们依次下车，只见面前是一泓碧绿的湖水，湖水里满是坐着游客的橡皮船，有的在相互间用水瓢泼水。我们五个一组上了船，船工便将船划到近大坝处。

一根又一根塞住溢水口的木条被取出，溢水口的水流越来越大。漂开了！一条船慢慢靠近溢水口，接着随着急剧泻落的水流箭一般冲向河道。一声声尖叫，一阵阵惊呼，我们心里痒痒的。船工反复叮嘱我们，一定要用手抓紧船边的绳扣，只有到了水流平缓的地方才能松手，手臂不能搁在船沿，以免被石头碰撞。当我们的船靠近溢水口时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突然，船头进入溢水口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我的身子便处于失重状态，只见两边浪涛涌来，纷纷向船里涌过来，船尾也掀起几个波浪，盖过头，劈过脸，落在船里。

“加紧把船里的水舀出去”，船工吩咐道。当惊魂未定的我们漂到一处水流平缓处，便马不停蹄地挥舞起手中的水瓢，一瓢一瓢地舀起船里的水泼向河道。

我举目四望，只见两岸的山郁郁葱葱，高耸入云。河道两边长着一些树，有的身子俯向水面，像是与游客逗乐；有的树上缠满粗细不一的藤蔓，有些藤蔓从树枝上垂下来，像是在戏水。河道里的石头大多呈白色，我曾经多次听说金洞的河道里容易寻到形状、颜色特殊的观赏石，如果有幸带一件宝物回去，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！哎，人在船上，身不由己，只能作罢。

平缓的河道仿佛一个水面如镜的湖，船随着水流缓慢地往前滑。突然，河道前面出现很多石头，只剩下狭窄的水流，飞速涌向下游呈一定坡度的河道。船迅速随着落差一两米的水流摇摇晃晃地跌落，两边的石头擦脸而过，飞速的水流又是从左右两边和后面劈头盖脸而来，全身早已湿透的我们又一次扮演落汤鸡的角色。突然，船身一个急速旋转，碰到岩石又被弹回，接着碰到另一边的岩石。我感觉船几次都将要翻了，然而每次都是有惊无险，一次次惊心动魄之后，我们又期待着下一次的惊险刺激。

船急速进入一个洞口，在黑暗中拐弯、跌落，并不时碰撞洞壁，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上了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洞里，船时而贴着左边的洞壁，时而又擦过右边的洞壁，时而又沿着洞的中间，速度时而快，时而慢，摇晃着、颠簸着、跳跃着，一路飞驰般前行。我感觉这是一个曲折的下坡隧道，而且隧道的坡度时急时缓。坡度急的时候，人仿佛坐在过山车上，从最高处突然往下跌落，失重的感觉让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船在黑暗的隧道里穿行，人的眼睛失去了判断能力，周围的一切都要凭借感觉去猜测，因而惊险的程度被放大，游客便觉得更加刺激。

三级激滩的老虎跳，是让你喘不过气来的那种惊险。船在激流中左右碰撞着岩石，飞速地打着转，好不容易落到水流平缓处，却又挣扎在另一个突如其来的激流里，待落到下面的水滩，还没缓过神来的游客刚想舒一口气，船又被激流卷走。连续三级跳下来，惊慌失措的游客来不及歇息，便手忙脚乱地拿起水瓢，一瓢一瓢地将满船的水舀起，泼出。

深刻的记忆，往往伴着凄楚的伤痛。当我们的船在一处狭窄的激流里飞速而下时，却碰撞到前面一条被水中的岩石死死卡住的船。两条船碰撞到一起，都无法行进。前面那条船的船工想用船桨撑着周围的岩石让船行进，可是，周围都是深深的河水，无奈船桨太短，船工束手无策。突然，船工将船桨对着我们的船撞过来，他使劲一撑，我们的船便向上游方向倾斜，瞬间便翻了个底朝天。我们五个游客加船工纷纷落水。完了，完了。被船倒扣在水里的我，一边左手紧紧抓着船边的绳套，一边寻思自救的办法，寻找自救的机会。可是，无情的激流携着我，从水底的岩石擦过，翻转，又擦过岩石。虽然感觉不到明显的疼痛，但我清醒地意识到，我正处于无尽的危险之中，身体可能被严重损伤，最大的危险是因为在水里无法呼吸而窒息死亡。

突然，我的脑袋露出了水面，我努力将双腿伸直，试图踩到河底，站稳身子。可是，河水太深，我的脚除了在水里做毫无意义的挣扎，什么也踩不到。一个急浪盖过头顶，我的头又被水流淹没，身子不停地与河底的石头刮擦，扭动的大腿则不停地与石头碰撞。我努力屏住呼吸，停止挣扎，被动地等待被救援。

也许，这就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刻，我该认真思索一下人生的一些问题。转念一想，如果真是最后一刻，我来得及认真思索吗？即使来得及认真思索，可是思索的结果对我不尽完美，甚至有许多遗憾的已经走过的生命能够补救吗？我索性什么也不想，什么也不做，听任命运的安排吧！

一只大手紧紧抓住了我，我被拉出水面。一条船上的人对浮出水面的我进行施救。意识十分清醒的我便右手用劲抓住船上的绳扣，右腿使劲搭到船边，拼出全身力气，爬上岸。到阎王殿走了一遭的我，看到腿上被石头刮擦的累累伤痕，淡淡地自言自语道，平生没上过战场，却好像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。

◎ 小小说

## 王嫂

李支国

王嫂，是小区楼下早餐店掌勺的老板娘，笑起来，眉眼弯弯。

店面不大，也就二十来平方米，生意却出奇的好。

每天早上，王嫂挎着个黑包，手拿汤瓢，迎客、下料、装碗、上桌、收银，热闹地忙活。她的丈夫围着条沾满面粉的白围裙，在角落里打下手，擀皮、包饺子，默不作声。

楼下那一溜，也曾有过大大小小好几家餐饮店，兼做早餐，都陆续开张。只有王嫂的早餐店，不声不响地坚持着，还愈显红火。

每天早上，我几乎都在她店里，吃上一碗米粉，然后匆匆赶去单位上班。

她的米粉，味道与价格一样的大众。透亮亮的汤，滑溜溜的粉，看上去清爽、卫生，叫人放心。第一次去，就印象不错。

真正让我喜欢上她这家店，却是第二次回头再去的时候。

“吃粉吧？”刚到门口，王嫂自然地笑着打招呼。她“吃”的发音比较特别，听起来有点像“七”，像常德一带的口音。

“还是扁粉？放杂酱，要辣椒？”她舀一勺高汤倒碗里，边问。

我才来一次，她竟记住了我的口味喜好。我暗想，这堂客们不简单。

米粉端到桌上。王嫂笑道：“你们单位上班的，油荤莫吃得那么重。”

我一愣。手上夹着个文件包，看来是它泄了密。

我笑笑，表示谢意。

正是早上的高峰期，上班的、上学的进进出出，店里几乎满员。各色服饰

的人等，随便找个座，忙着低头各自进食，一阵窸窣嗦嗦，匆匆而去。

几个手拿锄头、铁镐的民工，从对面的建筑工地上走来。手中的工具，在门口倚墙放下，进店点了面条，坐在我旁边。

很快，一碗碗面条，热气腾腾地上了桌。面条盛得满满的，汤水齐了碗口。王嫂笑道：“你们下体力的，吃饱了才好做事，给你们多下了点面。”

“嗯嗯”，民工们鼻子里发声，憨憨地点头。

“王嫂，你咯样划得来？会亏本呢。”有熟客搭腔。

“你们的少，他们的多，沾的是你们的光哦。你们要是多来，我就赚了，哪会亏本哩。”王嫂笑道。

客人们都呵呵地笑。

煮粉的大铁桶里，开水放肆地翻滚，热气升腾，一会儿卷起，一会儿散开。店里的一张张脸，在雾气中一会儿清晰，一会儿模糊。

日子，也像雾气一样飘过。

快到年底的时候，到北方出差。十来天时间，辗转好几个城市，荤荤素素，舌尖上的味道尝了不少，总觉得咸也不是，淡也不是，不是个味。越发想念株洲，想念王嫂那一碗杂酱粉的味道了。

回家后，次日一大早，赶去王嫂那准备吃粉。一抬头，吃了一惊。怎的，王嫂的米粉店换了招牌，改成批发鸡蛋了。

蛋店老板说，王嫂当了奶奶，回家带孩子去了。

从此，我再没见过王嫂了。

投稿邮箱：  
zzfkwy@163.com

## 秋色恋情 (外二首)

林晚同

秋水河畔蝉鸣渐渐无声  
一枚柳泛黄的叶子  
步入了斑斓的秋天  
你我在南宋古城相遇

最后一朵花瓣凋谢的时候  
涿河只剩下了一种颜色  
当你从我身边经过  
有了一辈子清爽的感觉

你的一个回眸一笑  
温暖了我八百年前的梦乡  
你的飘逸长发日子  
馨香了我世间沧桑的吃语

沿着云阳山秋日的妩媚  
和你手牵手  
寻找相知相爱的流年  
从容地走过屏城的四季

在我恋情的秋词里  
每一段文字都感动着茶乡  
剪我一段安恬时光  
陪你一起走过春花秋月

## 风中有雨

你是一滴春雨  
把心织上洁白的云絮  
珍藏一世的晶莹和美  
守候一场穿越雨季的我

我是一缕清风  
将心放飞在云天之上  
等候穿越一场缠绵的雨季  
寻觅最晶莹最美丽的雨滴

我一直在等你  
忘不了三生石畔  
曾许下前世的诺言  
在花开花落的四季

你从云中轻轻地飘落  
印滴在我深情的眸里  
用我一世的柔情  
把你紧紧地接入怀里

花伞下甜蜜的呢喃  
你脸上露出时光的笑容  
我沉醉在心旌摇曳的情怀里  
激情又慢慢地浮上眉尖心上

我是风你是雨  
我带着你浪漫轻舞  
你是那样的温柔又多情  
我是那么的自信又快乐

## 秋韵

在悠长的蝉鸣中  
心事如莲  
一段故事  
一种回忆  
就是一首成熟的歌

把清凉扔进荷塘  
三两声蛙鸣  
碧绿的叶怒放的花  
醉了眼，入了心  
远去了夏天的背影

## 一年又一年

张盘龙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，就是奔60岁的人了。闲暇之余，思绪总是飘回从前。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就会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，浮现在眼前。

十几岁时，正是大集体年代。一到秋天，一片金黄。有一年秋天收豆子，放学后，书包一放，就向田野奔去。劳动力们在田里挥汗如雨，我们小孩子在后面开心。不知是哪位小伙伴从家里带来了火柴，又弄了一堆干草，趁大人不注意，顺手又拽了几颗豆秧。把火点着后，把逮来的蚂蚱和拽来的青皮豆秧放在火堆上烧烤。不大一会，豆子就开始“噼里啪啦”的炸响，蚂蚱也散发阵阵诱人的清香。一位小伙伴性急，剥开热豆壳就将里面的豆子往嘴里送。谁知道豆子温度高着呢，烧得他舌尖顿时起泡。但他还是舍不得这到嘴的美味，就着嘴里的口水，硬生生地把热豆子吞了下去。我们也不甘示弱，争先恐后地开始抢夺烤熟的食物往嘴巴里塞。最后，每个人嘴巴上都“长”出了黑黑的胡子。夕阳下，袅袅青烟氤氲在丰收的大地上，我和小伙伴们欢快的嬉笑声，远处的牛叫声，大人们劳作间隙的欢笑声，在故乡的原野上久久回响。

还有一年，为了省钱，我与大哥二哥拉着架子车，步行去平顶山连连煤矿拉煤回来烧青砖。我们早上3点钟就起床了，带着母亲准备好的干粮，顶着月光，向60里外的平顶山赶去。记得当时正是热天，火辣辣的太阳悬在头上，热得人喘气都很困难，我们连5分钱一根的冰棍都舍不得买。中午，饿了，我们就拿出母亲准备好的干粮就着白开水充饥。到了晚上11点多，我们才精疲力竭地返回了家，每个人肩上、脚底都起了水泡，钻心的痛。那时心里想：家里头有一头属于自己的毛驴该多好啊！

最不能忘记的还是我高考那一年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，在家人的期盼中，经过自己一番苦读，我终于考上了师范院校。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两个月时间内，结束了一段恍恍惚惚又刻骨铭心的初恋。对于这段往事，至今，我91岁高龄的老母亲还在生我的气，怪我没有听她的话。每每此时，我只能苦笑着敷衍母亲。当时的条件，吃饭都有点困难，哪里允许我谈情说爱啊！也是在那一年，我怀揣着借来的85元钱，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中，踏上了三年的求学之路。人生，从此也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追梦的日子真快，一年又一年，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。在这个奋斗的年代，很多人坚持梦想并且梦想成真。我们兄弟在不同的城市过上了40年前我母亲期盼的幸福生活，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已经成家立业，不知道多少次，我从睡梦中惊醒。

## 火车记忆

李庆华

一列高速火车穿过崇山峻岭，越过田野村庄，风驰电掣般向西北飞驰而去。我坐在株洲开往西北的这列高速火车上。车厢里宽敞明亮、温度舒适、平稳安静，我倚靠在座椅上，手捧茶杯，慢慢地品着清香的茗茶，戴着耳机，欣赏着美妙的音乐，尽情享受旅途的愉悦。这时，耳机里传来了《咱当兵的人》铿锵有力的曲调，倏地把我的思绪带回到41年前乘坐火车的一幕。

1978年的冬天，我应征入伍，前往祖国的西北边陲，乘坐的是一列闷罐车。闷罐车又称代客车，车厢中间仅有一道推拉门，车厢里没有灯，没有水，更没有厕所。我们在车上吃的是干粮，喝的是兵站送来的水。睡觉是两个人一组，将两床新棉被，一床铺地下，一床盖身上，相互紧贴着和衣而睡。睡在车厢两头的人若要出来方便，得费一番周折，要在黑暗中寻找踏脚的空地，急性子的人干脆从众人身上滚了出来，引来一阵阵“哎哟”声，小便时，把门拉开一个缝隙，面对门缝，就是一顿痛快淋漓，但不可把门缝开得太小，否则，刚撒出去的“水”就会随风飘了进来。就这样在闷罐车里住了6天6夜以后，到达了部队驻地。当我问及坐闷罐车的原因时，带兵的首长说，为了保密，怕被敌人发现我们向边境增兵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也是当时的长途运输条件受限。

三年后，我提了干，每年探亲，仍行进在这条铁路上。探亲就是一次艰难的行程。买票就难，部队驻地没有火车站售票点，更没有网上订票，只能自己到离驻地500多公里的乌鲁木齐火车站售票窗口排队买票。排队买票是件体力活，女人和小孩是不敢加入到排队的队伍中来的，偶尔有胆大的女人和小孩加入进来，被挤得“哇哇”直叫，最终主动退出。我有时当天买不到车票，第二天天没亮就来继续排队，有一次第二天才买到回家的火车票，一看还是一张无座票。坐车也难，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，面临的是4天5夜的煎熬，车厢里两个人的坐椅坐着三个人，三个人的坐椅坐着四个人，甚至坐着五个人，茶几旁、过道里、有时厕所里也站满了人，站着也是人紧贴着人，没有一点空隙。我站累了，想坐在自己的行李上休息一下，被挤得根本没处坐下去，只能直挺挺地站着。后来我发现有人钻进坐椅底下睡觉，受到启发，顾不上自己的身份（幸亏路上我没穿军装），也顾不上什么鞋臭脚臭，往坐椅底下一钻，顿时感觉比睡在高级宾馆还要舒坦。夏天里，车厢内没有空调，只有头顶上的电风扇“呼呼”作响，为旅途的人们消暑。我每坐一趟火车回家，都要瘦下来几斤肉。

“现在的火车速度真快。”同行者的谈话声，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，与大家的一阵谈笑风生后，火车进站了。我看了看手表，只用了当年乘坐绿皮火车的六分之一的时



## 美味水芹菜

段立新

明明是冬天，却突然想起了水芹菜。

水芹菜是春天里的一道时蔬鲜菜。惊蛰过后，春雨应时而下。春分一到，春风吹得越劲，雨水下得越透，等水塘沟渠和小河都水涨水流的时候，岸边的淤泥重新滋润起来了。这个时候，淤泥中的水芹菜顺势发芽，一天天长高、变绿。到暮春时节，水芹菜成丛成片，叶儿鲜绿，茎干肥嫩，正是采食的好时期。

采食水芹菜，至少是周代的事情。《鲁颂·泮水》描述了周代人采摘水芹菜的情景：“乐思泮水，薄采其芹。”这是颇为感性的诗句，细细品读，让人恍若身临其境之感：春水融融，泮水河畔，风拂杨柳，游人如织。和风丽日之下，三五成群的俊男靓女提着篮子，在泮水河岸，他们挽起袖子，撸起裤脚，然后，走进泮水河，一边说着笑着，呼喊着，唱着歌，一边采摘水芹菜。岸边的人，或者与水

中的人呼喊应答，或者赛歌对唱，或者只是静静地站着观看。或许是在泮水河畔郊游踏青的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吧。水芹菜香浓味鲜，手握水芹菜，指间留香。我疑心在泮水河边采摘水芹菜的周代人，也会像我一样，要细细地闻一闻留在手上的清香。只是，千百年之后，我们无法知道周代人怎样来烹煮这道时鲜美味。

水芹菜清香味美，可以与香干、腐竹、百叶、肉片、粉肠、白果、胡萝卜、白玉菇等食材同炒，也可以与辣椒、木耳、黄花菜凉拌，还可以制成馅包饺

子、煎春卷或者煎饼，或者作臊子拌面条米粉吃。可惜，我没有品尝过这些美食的口味。我喜欢吃清炒水芹菜。水芹菜切成段，干辣椒切成片，大蒜拍成碎末，烧红油，炒香大蒜、辣椒，放进芹菜，然后，左右翻一翻，上下颠一颠，一翻一颠之间，水芹菜变软了，变淡了。这时，放点盐，只要放点盐，再翻一翻，颠一颠，好！清炒水芹菜做好了，可以起锅上盘了。有红有绿有白，又辣又香又辛，一盆清炒水芹菜，色香俱全。

在清炒水芹菜之外，我吃过水芹菜炒黄鳝。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，有一天，天气放晴，上午，我们去清理池塘。劳动量并不大，不到两节课，我们就完成了劳动任务。劳动之余，我们几个室友去了班主任谢老师家。谢老师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，他笑盈盈地坚持要留我们吃午饭。

记得那一天，餐桌上有一盘水芹菜炒黄鳝，香辣鲜美。胡同学厨艺好，他自告奋勇要客串一回大厨，水芹菜炒黄鳝便是他的作品。谢老师的书柜里有一套线装书，饭后，当我们要翻一翻这套书的时候，谢师母说：“这套书啊，是你们谢老师的命根子呢……”谢师母一边说，一边微微地笑。谢老师也笑了。

这是30年前的事情，不知为什么，我至今还记得每一句话，每一张笑脸。

